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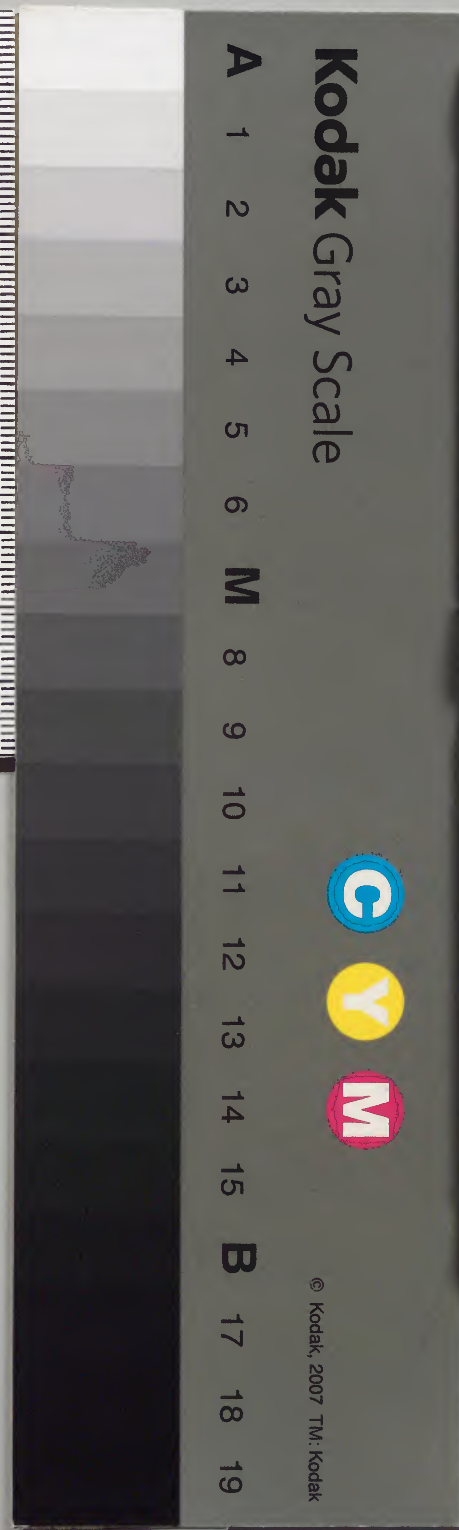
春秋別典 十一

内閣文庫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四	九	〇	八
一	三	〇	八
八	〇	八	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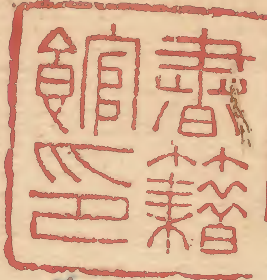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漢	書	類
四	九	〇
一	三	〇
八	〇	八
二	八	〇
三	〇	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909
冊數	8 (6)	
函號	286	80



淺草文庫

春秋別典卷之十一



弟 薛虞賓

輯 薛虞賓 校

魯定公 元年壬辰在位十五年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

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亡死人君遊者盡以忘其國願大任勿往

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絕我

遊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于殿
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
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上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貴聽之乎王曰第言之
令尹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
賣也為人臣而諫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
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
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

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特奈何令尹子西曰欲
禁后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阨為陵于荆臺未嘗有
持鍾鼓管絃之樂而遊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
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
尹子西極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日寡六朝饑饉時酒
二醜重裘而立猶潛然有寒氣將元元之百姓何
是日也出府之表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

二年闔廬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陂
死于冠闔廬一夕而十徒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
王乃復當房之環也二年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有兩蛟夾其
船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統船能兩活者乎曰未之
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
奪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
船舟中之人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珪孔子曰善哉

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公叔文子為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
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
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聳聳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
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
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
不受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下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令

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固其免乎與仲尼固時則非晉文時之

年次無攷恐亦楚昭之世故附之

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事三戰入郢王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雖散蒙穀結鬪于官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

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官員鷄次之典以浮

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及郢五官失法百姓昏離

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

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眡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

山之中

吳與楚戰于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

御之手頽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也者社

稷其庶幾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

吳王闔廬與楚人戰于柏舉大勝之至于郢郊五敗
楚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服非王之利
也王其返乎五將鏃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于
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
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
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吳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
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

沈之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
我擊北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于君
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
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臣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
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臣請死退而伏劍
君曰誠如此請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

其上以拘子囚

傳伯舉之戰子常奔鄭此云伏劍是子囊也襄十四年子襄伐吳敗歸而卒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進子胥子胥既伐楚遂引

軍擊鄭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吾軍者吾

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

斗糧得一撓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

撓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撓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

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河謹矣曰漁

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于國有能還吾軍者與之分

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于途今從君乞鄭之國

子胥歎曰悲哉我蒙子前人之恩自致于此上天蒼

蒼豈敢忘也於是乃什鄭國還軍

陳懷公元年吳被楚在郢台陳侯侯欲往大夫曰吳

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

吳四年吳復名懷公懷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

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鍼是為緡公

定公八年

子胥還軍過潁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于

此乞食于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
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
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一女子守居三
十不嫁往年擊綿于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
恐事泄自投于瀨水令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盛
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
中而去嫗遂取金而歸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屣決背而行失

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屣反至于隨左右問曰王何曾
惜一蹄屣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蹄屣哉惡與
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乃說
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
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辨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
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
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

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于君者必有大
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身
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
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于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
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五
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
也惡富貴于上甘貧若于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
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

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矣
今見封爵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敢也遂辭三公
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哉屠羊子之
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
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
昭王德衰于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
也是厚于己而薄于君乎非救世者也

吳王有女滕玉曰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

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
盥廬痛之葬于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
湊為中棺木金鼎玉杯銀罇珠擗之寶皆以送女乃
舞白鶴于吳市令萬民隨而視之還使男女與鶴俱
入羨門因發城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
思齊日夜號泣曰乃為病盭廬乃起北門名曰望齊
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

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于虞山之巔以望齊國盭廬
傷之正如其言是時太子亦病而死盭廬謀擇諸公
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子夫差日夜告于伍胥
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
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盭廬有頃召子胥謀立
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于絕後興于有嗣今太子不
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奉之子夫
差盭廬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于吳國子胥

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廬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見汝矣高慶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于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故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既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屬然不棄毒于人則不靜予恐藥毒于我

也遂遣之

湛廬之劍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廬之劍于休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廬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其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廬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廬入楚也昭王曰湛廬所以

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
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埋不順不可服也
臣以教君子以教父故闔廬以殺王僚一名盤印亦
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于人故以送死一名湛廬五
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
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
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廬入楚楚
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

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
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
淺而莫測群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全珠玉盈
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
孔子使宰子使于楚楚昭王以安魚象飾回予以遺
孔子為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
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

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不達仁貴義尚
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
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
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
之麗靡窮寔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
也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故而
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
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步以朝固猶為

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
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
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予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賈
金百鎰造門謂接輿治河南接輿咲而不應使者不
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

春本另其卷一
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有也遺使
聘我妻曰子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人之所欲也子
何忠焉我許之矣妻曰我聞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
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為食親績以
為衣被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愛人重祿乘人堅
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
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天負金
甌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
理于是廷有殺人者不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于廷
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
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仗斧鑕命在君君
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
之上之意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
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拜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
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
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
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
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
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陽虎為亂于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八年陽得
者有重賞夫者有重罰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
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傷圍內赴
圍而遂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碩反取其出之者
以戈推之 祛薄暄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
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及傷我宜矣其有此難矣魯
君聞陽虎夫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有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西謂
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
子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鄆武王
處鎬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
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昭王遂止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
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見之君子孔子再

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
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于舟中昭王
恠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
霸者能獲之此言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
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亦使聘問孔子孔子
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天將雨於是如之天果

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
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
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牽屈一足
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
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
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陽虎去齊走趙九年虎以齊師伐魯弗克奔晉簡子問曰吾聞子善

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于魯

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
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
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
人簡子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
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
之逐于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子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
 簡主之強幾至于霸曰之強幾至于霸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
 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
 蘧伯玉為相史緇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
 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不動
 趙簡子攻衛按傳十年簡子圍衛自將兵反戰且遠立又居于
 犀蔽屏櫓之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援枓而歎曰嗚

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冒橫戈而進曰
 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哂然作色曰寡人自
 將是象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對曰昔我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
 文公即位三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
 之戰五敗荆人定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
 也有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
 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軍士乘之簡子曰與我

得革車千乘也不如得行人過之一言

孔子為魯司寇

十年相夾谷之會

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

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

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錫之一錫車

鬲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細陞六錫朱

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

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

何若某子曰云云辨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

乎以君子之智豈必某子云云之然後知所以斷獄

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

有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而不悅曰司寇欺予

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

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嘆曰嗚呼

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仰以先誅之孔子曰賜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

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象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燭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人^覆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偃于群小此之謂也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逸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市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李孟隨群費之臣齊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

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魯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糴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盲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于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矐猶未有益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王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視病是以明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

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止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足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得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為單父宰辭于夫子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辟如高山深淵仰之

春和別卷十一
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子賤為單父過于陽晝日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
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
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致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鱈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
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至單父冠
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
之所謂陽鱈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

而與之與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車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于宓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
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
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
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往事情勞煩教治雖治
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交者十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者堯舜禹其身以聽

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尊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辨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一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

季子即子賤治亶父即單父而巫馬期綽衣短褐易容貌

往觀化焉見亶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

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

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

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闖行者若有嚴刑在其側

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

於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亶子治亶父于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

已熟矣今追齊寇民人出自父傳郭有歸可以益食

且不資寇三請亶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

聞之怒使人讓亶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

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亶子

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

也耳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

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宄可居

吾豈忍見亶子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
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
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
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
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
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賣為人煩若故予
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

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
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于食故與人一簞食一
壺漿而夫子何使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
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饑
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之意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汝之受
罪罪不火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莊士

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懾勇寬與正可以容象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路性鄙好勇力伉宜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豸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志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忠信化之侵暴則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以為弟子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小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有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
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
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
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
者是謂小人也內相交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
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
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

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中行寅將亡

十三年晉逐
苟寅士吉射

乃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

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邪且齊戒不敬邪使吾國亡
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
言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草車百乘不
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
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于國乎
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

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不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此為嗇夫者君人也胡
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
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于我者
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乃入門文子謂
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遺
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
此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
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
其耳惡人聞之可笑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
聞其過猶此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
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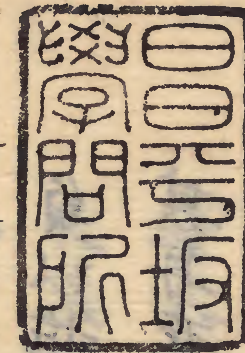
十四年趙鞅殺
董安于而與智

伯盟

春秋別典卷十一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春秋別典卷十一終

